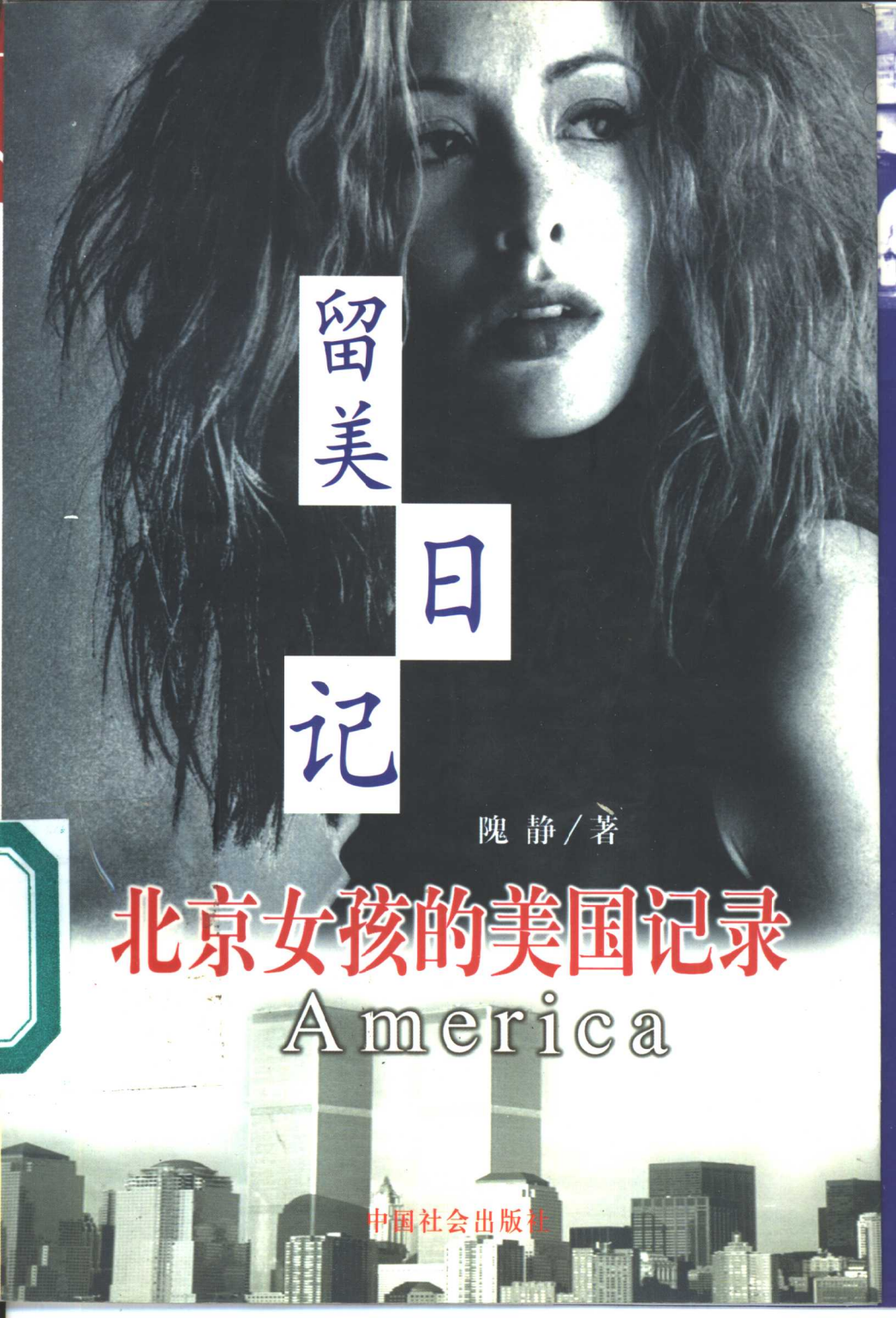




留美

日

记

隗 静 / 著

北京女孩的美国记录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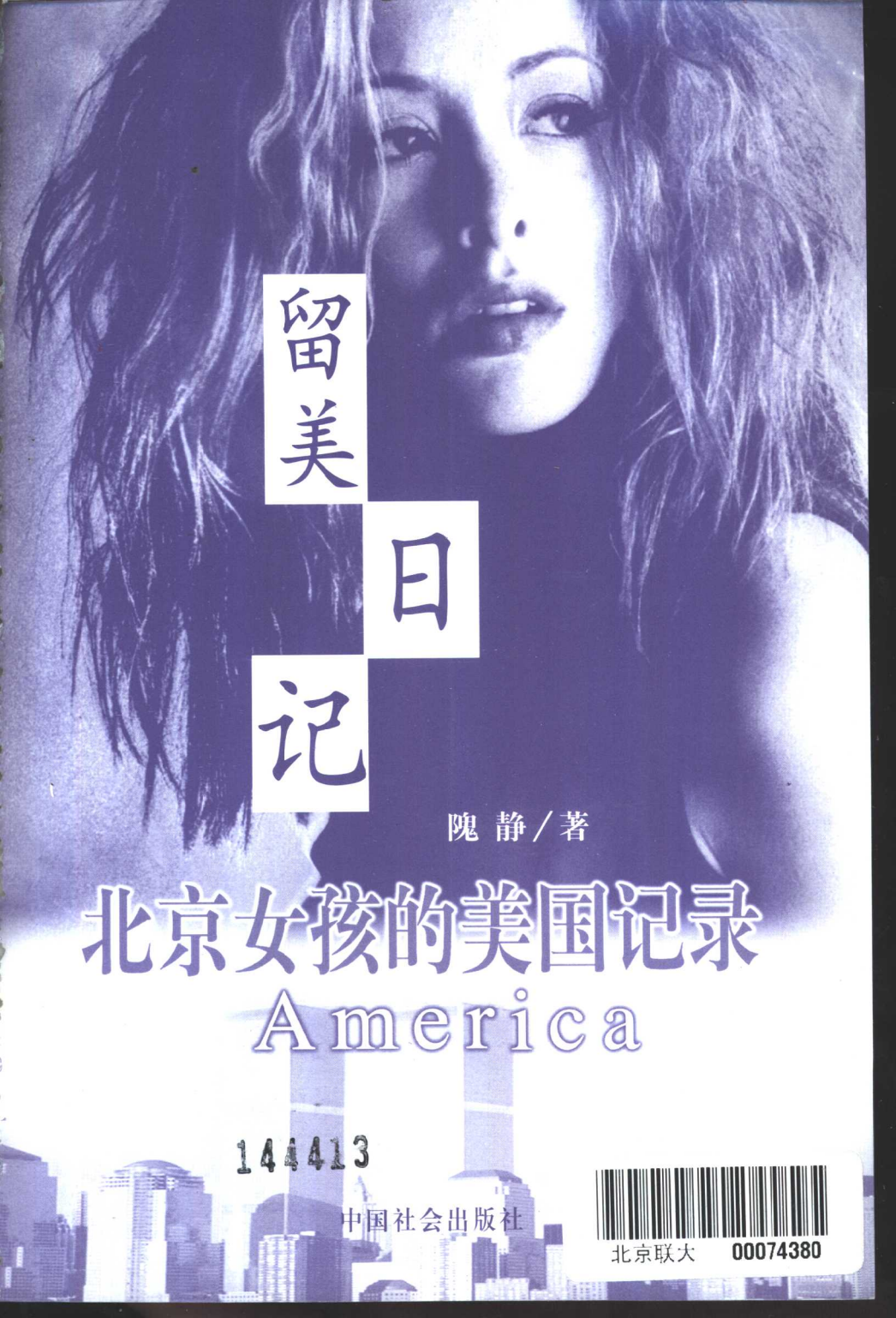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留美日记

北京女孩的美国记录

隗 静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留美

日

记

隗 静 / 著

北京女孩的美国记录 America

14441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联大

000743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美日记:北京女孩的美国记录 隗静著. —北京:中国
社会出版社, 2000. 4

ISBN 7 - 80146 - 386 - 2

I . 留… II . 隗… III . 日记 - 中国 - 当代 IV . I 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808 号

书 名:留美日记:北京女孩的美国记录

著 者:隗 静

责任编辑:李威海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8 电传:66051713 编辑室:66078622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保定市大丰彩印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 - 6000 册

书 号:ISBN7 - 80146 - 386 - 2/Z.153

定 价:19.8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感谢爸爸妈妈和所有爱
我、支持我的朋友们

个人履历

我叫隗(wěi)静,一个很奇怪的姓。1972年8月9日出生,锡伯族(我妈那民族),北京人。

- 教育程度 1988.9—1991.7 北京汇文中学
1991.9—1995.7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旅游英语专业
1997.1—1999.4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佛罗迈阿密)大众传媒与新闻硕士
- 工作经历 1999.9—今 美国中文媒体 撰稿人
1998.10—1998.11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记者站 实习生
1998.9—1998.11 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英语新闻部撰稿人
1997.9—1998.5 CNN 迈阿密记者站 实习生
1997.1—1997.4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校刊 特约记者
1996.10—1996.12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驻京记者站 新闻助理
1995.11—1996.7 加拿大古德曼·菲立普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 秘书
1995.7—1995.11 北京春秋旅行社/美国罗森柏斯旅游公司 销售代表

最喜欢的事是旅游,现已去过中国大部分省市,但很遗憾还没去过最吸引人的西藏、新疆、内蒙和青海等。

出国后去了美国的许多主要城市,还有英国和加拿大的多伦多。

ABB45/02

★★★★★ 隋静 著 ★★★★★



中秋月夜

中
秋
月
夜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秋节。一早上班在齐家园北门外碰到凯文，看上去他仿佛刚刚晨练回来，还穿着他那件破藕荷色T恤和黑牛仔褲。早听说这位年轻的报社主编特别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虽是地道的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造诣颇深，还喜欢练个太极拳。看来名不虚传。

我冲他笑笑。

不知为什么碰到他后仿佛一上午都挺高兴似的。可惜上班后他半天都不在办公室，原来是被英国使馆邀去做一个关于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演讲。（录音机里正放酋长乐队那首特别好听的《马拉巴海岸》。静静的夜里，仿佛是躺在海滩看星星一样，可以憧憬很多未

来，神秘和美丽如莫测的夜空。) 于是一天我都过得安静、踏实，好像在等他回来。本来听刘乔说他难得地穿了西装，我正为没见着特别遗憾，谁知他穿着那身衣服回办公室了，不知是不是为了给大家看的。给我看的？深蓝色西装，深绿色领带。他没戴眼镜，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还是挺好看的。这样比他戴眼镜好看，显得小，看上去像个给洗得干干净净等着去上学的小王子。我一直没敢直视他，直到他一直在我座位附近晃来晃去，才短短地说了一句：“穿这么漂亮干嘛？相亲去了？”他给逗得大笑。我猜他听了一定很高兴。

下班时刘乔忽然发现桌上两张音乐厅的票。在报社工作虽挣钱不多，却常常可以得到赠票一类的小恩小惠，也不错。刘乔不想去，我立时呼了王倩——每有这样的好事，她总是我最先想到的人之一。呼完又后悔，因为这时办公室里只剩了凯文、刘乔和我，如果刘乔不去听音乐会，说不定正是我“追求老板”的机会呢……

刘乔马上要走，我为赶时间也只好走了。路上他告诉我有天他一大早看见办公室的一个女孩从凯文住的楼里出来。甬问，准是找他去了！我心一沉：唉！美国人！

晚上的音乐会是芬兰的西贝柳斯音乐学院的演出。弹钢琴的那人棒极了，据说是在美国学的。怎么聪明人都去美国了？！我想起自己自寄出后就没有得到答复的美国大学入学申请，无所谓地叹气。

幕间休息时王倩买咖啡的功夫，我被芬兰电台的记者抓住，问我是否听说过西贝柳斯这个音乐学院什么的。我傻乎乎地说没有，不好意思得脸都红了。见鬼！芬兰那么小的国家，我怎么知道她有哪个音乐学院？不过，被采访的兴奋感觉弄得人心里怪痒痒的，不知我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成为一名出色的记

者。

后来就和王倩鬼混。那本《诸葛神算》的算命书不小心被她发现了,她就没完没了地算起来。我们从建外的四川小馆搬到一家叫“墨西哥之浪”的酒吧,又搬到家附近的“姐妹饺”,直吃到早上五点!我后来困得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她可真有瘾!

我们俩也够无聊的。不过中秋的月亮真的又圆又亮,天气也出奇的好。我喜欢北京的秋天。

对了,中午送盒饭的还送了月饼呢!

1996 年
9 月
30
星期一

破镜难圆

破
镜
难
圆

该死的建新借我的磁带也不还,害得我今天要和王倩去他家取。不过他总的来说还是一位好同志,还有耐心坐下陪我们聊天儿。高中时怎么就没发现呢?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突然说昨天他们一帮男生聚会时,赵恒告诉他阿易要和广东的一个女孩结婚,连他妈都已经知道了。听说那女孩家已有阿易专用的毛巾、牙刷什么的。怪不得我和王倩上个月去广东找他玩儿的时候他总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的!天!我真傻!说不定我们去的时候人家已经订婚了。我还惦记着重拾这段大学时的恋情!我觉得当时对于这件事我的反应还比较平静——他傻到不值得我为他生气的地步!娶什么人不好!非找那么个小地方

的！以后怎么办啊？户口呢？小孩呢？难道他真的就不回北京了？就甘心在那儿扎根了？北京多好啊！唉！这家伙怎么会傻成这样？！不过，赵恒和建新都劝不住的事儿看来也就只能随他去了——他不会编出这么个故事骗我、骗我们吧？为什么呀？我怎么就是不能相信呢？

本来从南方回来后就打算忘了他，这下更踏实了。我苦笑不止，却一点不想哭，临走时还软磨硬泡地把建新的一个挺好玩的木偶娃娃要回家解闷儿。只是后来和王倩吃饭时有点发呆，就知道机器似的往嘴里填东西，千万不能停，让脑子只能专心想吃东西这一件事。

阿易的故事完了。我知道不该再想他。可是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觉得一定没有一个我爱上的人会爱上我、了解我、照顾我。是不是真的只能孤单过一生？录音机里又是那首极浪漫和抒情的曲子，是不是以后只能一个人在属于恋人的海滩独看夕阳？我撕了那张总是夹在日记本里的他的照片，告别一段伤痕累累的感情。可是听到这么动情的曲子又不禁为之感动——经过了那么多，让我怎么再重新来过？！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已经清晨4点半了！

突然想去看海。

1996 年
12 月
16
星期一

收到通知

收到通知

都说今天早上地震了，可我睡得比谁都香，就是不想起。反正老板出差前也说我什么时候去上班都行，我索性磨蹭到了 11 点才出门。

今天的天气特别晴朗，站在办公室窗前，温暖的阳光洒满一身，照得人懒洋洋的。老板不在，我也就随便起来，坐在地毯上浏览分派给我看的报纸，居然觉得很舒服。窗外投进的一束阳光正好照在身上，伸出手去，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满满一大把。这种温暖而又柔软的感觉突然让我觉得是上帝的抚摸。其实不是“正式”信教什么的。只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有那么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在无所事事或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想他一下。谁说上帝是

抓不到、摸不着的呢？和阳光的接触不就是与他的接触吗？那样宁静，那样安详。我懂得“沐浴在阳光里”的意思了。

没完没了的报纸啊！正发愁怎么打发，爸来电话了——FIU，我申请的美国那个学校的录取通知终于来了！

“真的？”我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开始考虑签证的事。怎么办呢？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签证啊！只是在了一本留学指南上看到“拿着学校的录取通知，还有一份叫 I-20 的表格，和其他文件去美国大使馆”就行了。可是，我连签证是什么，长得什么样儿都不知道！本来凯文和使馆的人熟，我想找他帮忙的。可他又出差了……

去找刘乔商量。我们俩那份认真的态度好像在研究探讨决定国家兴亡的百年大计，心里沉甸甸的。他也说等凯文回来再办比较有把握。可我还是决定自己去试试——我要凭自己的本事成功！

1996年
12月
20
星期五

签证感悟

周二早上想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8点左右到方知原来已经太晚了。清晨的太阳还没照透朝霞，使馆门前却早已排了长长的一队人。

“我能站在这儿吗？”我轻声问排在队尾的人。没想到几个人同时回头，像看怪物一样地打量我。其中一个不无责备地说：“现在才来？号儿早发完了！”

“号儿？什么号儿？”我仍是懵懂地问。

“排队办签证的号儿呗！”另一个人不屑地说，仿佛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早晨7点半发号儿。每天只发这么多。把这个给门口那个站岗的才能进去。”他一扬手，拿着一张小纸片在我眼前晃了晃。

这么复杂！我暗想。“那……我在哪儿拿号儿呢？”

他一指靠近队伍前面旁边的砖墙：“在那儿登记。”

我痛恨自己太轻敌。虽然听说办签证的人永远是那么多，却没想到8点钟“挂12点的号”仍嫌太晚，况且还有这么多土规矩不知道。赶忙过去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那张不起眼儿的纸上。一位好心人暗示我许多人凌晨已经开始排队。“早点儿来排队。不然发号的时候你排在后面，号儿发不到你，登记了也没用。”

于是今天咬牙早起，还特意从一个加拿大朋友那儿借了一件人家去滑雪时才穿的特厚羽绒大衣。还不到5点就全副武装地到了使馆门口，可是前面仍是已经排了不少人。

初冬的清晨寒气甚重。我站在这些不辞辛苦，为想象中更美好的未来甘愿付出一切的人们中间，被人们对希望的不舍追求感动。无论是坐在租来的小马扎上的老人，还是穿得西装笔挺，却冻得不停跺脚的青年知识分子，或是一直坐在停在附近的汽车里，不时过来望风的“大款”，一时间仿佛都没有了区别，仿佛都被一种看不见的咒符约束着，都静静地等着。乖乖的。

5点。7点。我站得很累。虽不冷，脚却有点儿发麻。时间一秒一秒缓慢地爬着，后悔没带本书来打发时间。“发号儿了！”有人喊。紧接着便是一阵骚动，号儿发完后才又平静下来。拿到号儿的继续“罚站”，没拿到的也不走，在四周逡巡着仿佛在等待好运从天而降。据说替人排队和买卖“黑号儿”的生意已像当年在火车站倒卖卧铺票一样兴盛起来。还有出租马扎的，开复印店的和看公用电话的，都随着出国热的长盛不衰在秀水北街发了家。

10点多，我终于忍不住要去厕所。正好弟弟奉父母之命

来看我，便趁机跑去附近的办公楼方便。幸好我们的公司就在楼里——我不停地想：别人怎么办呢？清爽许多。弟弟又帮我买了几包零食。我精神大振，告诉他没问题，我一个人可以应付。

一会儿，一个年轻英俊的白人走出来，说今天人太多，签证处人手不够，要重新发号儿，早上发的不算了。排在后面的当然不干，吵吵嚷嚷的，还一个劲儿往前拥。签证官后退几步，皱皱眉，提高嗓门，用带口音的中国话说：“你们再往前挤，今天办公就到此结束，大家都不要办了！”人群被吓住了，互相喊着“别挤了，别挤了！”骚动瞬时停了下来。那英俊的小白脸等了会儿又说：“我重新发号儿，你们按顺序排队。”然后他拿着我们登记用的那张纸对人名和发号儿。我看见后来从使馆出来帮忙的一个美国人脸带着对这些焦急的中国人的习以为常的轻蔑。

终于可以进大门了！经过站岗的武警查号、看门的保安搜包，我们终于进入刚刚扩建一新的签证大厅——继续排队。不过这里的气氛就明显的紧张了。也许真是因为这是可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地方吧？大家更安静了。发牢骚的和交换签证经验的以及讲留学故事的都住了口，人们乖乖地按照新划分的队列一丝不苟地站位，手里紧紧地攥着厚厚的证明材料。一种厚重沉闷的空气笼罩着本来宽敞的签证大厅，令人窒息。

排队的时候便听说签证处有位“台湾小姐”极严格，拒签过许多人。进了大厅，真的看到四五个窗口中除了收文件的只有一位签证官是位小姐。所幸重新分队后没被分在她的窗口。不管传闻是真是假，印象中她那一队的人中被拒签的人真的不少。其中一对老年夫妇被拒签后先是据理力争，然后气得大吵大喊，说如果不是为看女儿才不去他们“破美国”呢！可怜

老人家年纪那么大还要经受这种“考验”，令人心痛。被保安人员劝出大厅前，老妇还不甘心地追问一句：“下一次我过多长时间可以再来？”

轮到我时已近下午1点。意外地发现签证官竟是那个发号儿的英俊小生，本来非常紧张的我一下子不害怕了。而且我没听朋友们“要穿得正式、漂亮”的劝告，只穿了平时常穿的大衬衫和牛仔裤。这种轻松舒适的感觉帮了我大忙，让我可以应对自如。我走过去，冲他笑笑，递上我的材料。

“How are you today? (你好吗?)”他问，一边泛泛地翻着那些文件，找他要检查的项目，也不理我。

“不好。”我如实地用中文说。

“不好?!”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对我的答案有些惊讶。“为什么?”

我给他看我手里的零食口袋，用英文说：“我站了8个小时。我饿了!”

“啊，我知道。”他很理解地说：“我也饿了。”

我又笑了。我们开始朋友似的聊起来。他问了我一些惯例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去美国呀，准备学什么专业呀，哪里来的资金呀等等。我对答如流。看到凯文写的推荐信，他眼前一亮：“你认识他?”

“他是我老板。”

“哦，这么巧!我们是好朋友。”

“哦，真的?”我想：现在不用凯文的关系，我也应该能够拿到签证了。

果然，英俊小生在一张小条子上盖个章，递给我说：“下周来取吧。”

“啊?”轮到我吃惊了。“就这样了??”我不信任地看他。